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五十一　　　　宋　王　稱　撰

列傳三十四

李廸字復古濮州鄄城人也少從柳開學為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舉進士第一除將作監丞通判徐州代還直史館為開封府發解官眞宗東封泰山以廸通判兖州既而坐前發解舉人失當降監海州鹽稅明年以右司諫知鄆州再遷吏部員外郎為三司鹽鐵副使遂知

制誥真宗幸亳州為留守判官亳升節制以廸知亳州代還知永興軍尋除陝西都轉運使召為翰林學士是時知秦州曹瑋數言唃厮囉欲内寇請益兵不遣乃求罷真宗問誰可代之廸曰非瑋莫能制也陛下重發兵得非將上玉皇聖號耶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真宗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為轉運使時以方寸小策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令猶置佩囊中真宗令探取之因給紙扎令廸悉上合存留及調塞下數以進真宗曰不意

頗牧在吾禁中矣未幾哨廝囉冦邉復召問對曰瑋必克後數日捷報至真宗曰卿何料之審也廸曰彼舉兵遠來此堅壁待之是以知其必勝尔歲薦饑三司調用不給真宗召問所以濟之之策廸對曰祖宗置内藏庫欲攻取西北且備凶年今邉無費倘以佐國用則庶幾天下財利寛而民不加賦矣真宗為大發内庫金繒賜三司又言方東封時嘗詔車駕所過毋伐木除道及祀汾亳以來土木之役不可勝紀令旱蝗之起殆天所以

儆戒於陛下也願罷諸不急之費真宗嘉納天禧元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東宮建以廸為太子少傅廸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遂止兼賔客加禮部侍郎寇準罷相真宗欲相廸廸固辭一日對滋福殿皇太子出拜上前曰蒙以賔客為宰相真宗顧廸曰復何辭邪乃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真宗不豫令皇太子總軍國事首相丁謂獨請皇太子止決常務他皆聽旨廸固爭不可謂曰即上躬良已

何以處之廸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力爭不已自是皇太子止於資善堂聽事餘皆聽旨謂益擅權至除吏不以聞廸語同列曰廸起布衣至宰相安能徇權臣以取容乎時二府並進秩乃遷廸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作左丞者謂又欲進所善林特為詹事廸不可又欲以為樞密副使兼賓客廸又不可至上前斥謂擅權不法事願與謂俱罷且言寇準無罪不當黜因格前制不下於是謂罷為吏部尚書廸罷

為户部侍郎翌日謂知河南府廸鄆州謂尋復留貶廸衡州團練副使謂竄起為秘書監知舒州徙江寧府又徙青兖二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府朝京師章獻明肅皇后謂廸曰卿不欲吾與國事吾今保養天子至此如何廸曰臣不知太后有至德也章獻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明道元年遷工部尚書章獻崩名為資政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廸再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

於是呂夷簡忌之景祐二年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廸謂人曰廸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公為姚崇其待我乃如是耶改知相州尋為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因奏呂夷簡結荆王元儼為除門僧惠清守闕鑒義詔鞫之乃廸在中書時所行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改户部尚書知兖州復資政殿大學士是時元昊反契丹背盟廸請臨邊拜彰信軍節度使判天雄軍徙青州引老以太子太傅

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司空諡曰文定三子柬之附傳嶶之補之仕至列大夫

柬之字公明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除館閣校勘遷直集賢院擢天章閣待制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英宗即位富弼薦柬之學行遷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累遷工部尚書拜太子少保致仕再遷太子少師卒年七十八諡曰懿靖柬之性簡易詳練本朝故事與人交必盡情實云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也幼孤鞠於仲父宗元里人張震有道之士也曾從之學謂有將相之器甫冠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濟州代還直史館景德初契丹始脩好所致書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曾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與抗稱兩朝非外夷狄之意真宗嘉之擢右正言知制誥天書降詔作玉清昭應宮規創萬楹廷臣莫有言者曾列五害願省損制度奉使契丹而迓者邢祥辯給好以氣陵人稱本國宗支皆賜鐵券曾

曰大臣反側賜鐵券以安其心何為及宗支哉祥大慙
大中祥符六年為翰林學士一日真宗晚坐承明殿召
對命謁者諭之曰思卿甚故不及御朝服毋謂朕慢卿
也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知審刑院請分
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真宗不悅曰如是不復
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
遂分九年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王欽若挾祥瑞
迎合人主意陰排異己者真宗怒責大臣當傳會國事

何遽自異耶曾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

臣不肖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及欽若為

相乃以禮部侍郎罷曾政事頃之知應天府天禧初民

訛言有妖若飛帽搏人自京以南皆驚恐曾夜開里門

捕倡言者民乃定徙天雄軍復為參知政事再遷吏部

侍郎兼太子賓客仁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方真宗不豫

也有諷皇后謀稱制者曾密語后戚錢惟演曰令太子

決政資善堂天下固已屬望而劉氏遂欲稱制以疑百

姓公獨不見呂武之事乎惟演悟不敢異議及真宗崩丁謂欲皇太后對近臣決政事皇帝獨朔望見羣臣庶務悉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畫可於禁中曾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非劉氏之天下奈何使兩宮異處柄歸宦者禍端兆矣乃奏請如東漢舊制太后坐右垂簾同聽政謂與允恭改皇堂抵罪參知政事任中正言於仁宗曰謂被先帝顧命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不忠無足議於是謂貶崖州中正而下十數人隨亦廢黜是時中外

洶洶曾正色立朝姦邪懼焉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踰年進吏部尚書甞請用孫奭馮元勸講殿中又自采聖賢事迹會觧用為規戒曾薦參知政事呂夷簡才望可當政柄章獻未用曾奏曰臣言呂夷簡而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耆之上耳且耆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章獻曰固無此意行且用矣夷簡遂拜相章獻與政久稍通請托曾

力裁制忤章獻意及章獻受册供帳天安殿曾執不可於是改文德殿章獻滋不悅玉清昭應宫災章獻有再興葺意曾又以為不可乃罷相知青州徙天雄軍拜彰德軍節度使魏人愛其政生祠之改鎮天平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二年名拜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是時吕夷簡為昭文相專決事曾與夷簡議論多不協力求去以右僕射出知青州既入謝改判鄆州加資政殿大學士

由宰相罷政而帶職自曾始曾前後輔政十年處天下事審而中禮性儉素居家人不見其喜愠之色在上前開陳處可辨博有餘每廣朝大會盛服正色郎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士大夫服其清脩莫敢干以私者嘗云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故其言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聞者歎服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曰文正皇祐中曾弟子駙言臣兄曾事章聖興諸生不十年總大政其後拜玉几下聞顧命章獻聽政臣兄確然秉正勤翊王家

大業以安陛下幸詔詞臣勒銘隧石誠得天筆篆額敷賁前人死且不朽因以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乃御篆旌賢碑三字賜其家其後踵為故事治平中以曾配享仁宗廟庭

子融初用曾奏為將作監主簿又舉進士獻所為文章召試集賢院為三司判官以直龍圖閣知河陽荆南府遷天章閣待制為三司副使子融以材自奮籍籍為開人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兖州不赴以刑部侍郎

致仕卒年八十一子馳初名暉字子馳及趙元昊反乃
請改今名嘗集本朝禮為禮閣新編五十卷又論次五
代事為唐餘録六十卷

臣稱曰章獻擁幼君制天下時大臣怙權乘之以逞曾
毅然奮忠臨大節而不可奪卒使帝室尊榮禍亂不作
可謂社稷之臣矣夫賢者以身為天下用而安危繫焉
曾佩安危之寄功烈光明何媿於古宜仁宗之旌異云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也父鸑為鹽亭令知白幼

好學鸞喜曰大吾門者子矣遂不復仕知白舉進士為靜戎軍解州推官定武軍掌書記河北節度判官咸平中西北未寧中外多言兵事知白奏疏言王者當奉時令茂功典省刑罰及取士之制數千言真宗異之召試舍人院擢右正言出知劒州復召試中書拜直史館江南旱命知白安撫及還授京東轉運使周伯星見百官稱賀知白獨以為人君當脩德以應天星之見何所繫焉因極陳治道之要真宗曰知白在外而乃心朝廷可

謂知所職矣陜西饑命知白按廵尋知鄧州拜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知白以朝廷重內職輕外官引唐李嶠議建請選臺閣分典藩郡仍自請補外真宗不許知白固請乃以知青州還朝求領國子監真宗曰知白倦於處劇耶宰相言知白更踐中外未嘗為身謀乃擢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拜給事中參知政事遷工部侍郎是時王欽若為相與知白議論多不合以疾辭位罷為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徙南京至是欽若分司南京衆

謂知白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論者多之徙知亳州仁宗即位召入為樞密副使天聖二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知白在相位重名器無毫髮私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六年薨於位贈太傅中書令謚曰文節

東都事略卷五十一

東都事略卷五十二

宋　王　稱　撰

列傳三十五

張士遜字順之光化軍人也唐漢陽王柬之之後生百日始能啼舉進士為鄖鄉簿遷射洪令歲旱禱白崖山神即雨士遜立須雨足乃去蜀人異之轉運使檄士遜治郪射洪民遮道馬不得去乃聽還改襄邑令又知邵武縣除御史臺推直官遷監察御史當貢舉初用糊名

法士遜試諸科為廵鋪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願引避不聽因自言真宗是之自是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所江南轉運使缺中書進擬數人真宗自除士遜焉士遜謁王旦於政事堂自言騤領使職願聞善教旦從容曰朝廷搉利至矣士遜起謝既去旦語人曰此轉運使識大體其後士遜所至每思旦言不敢妄有興建也徙廣東當是時天下置天慶觀士遜言令營造競起遠近不勝其擾請因諸舊觀為之詔如其請移漕

河北久之遷為壽春郡王友除直史館初宰相將除士遜翊善記室真宗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令王尚少宜命士遜為友令王答拜又為王府諮議參軍仁宗為皇太子遷右諫議大夫兼右庶子又為賓客遷樞密直學士既而兩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太子詹事天禧五年擢拜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丞張知白薨仁宗謀相王曾薦呂夷簡曹利用薦士遜章獻亦欲相士遜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趙州上曹汭

變洒利用從子也官鄉郡所為不法時内侍有忌利用者陰毀之於中仁宗以問執政士遜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尔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利用既得罪士遜亦罷知江寧府王曾復薦吕夷簡可相遂以夷簡代士遜居二年朝京師除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復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吕夷簡罷相進士遜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為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山陵使先是百官皆詣洪福院上章懿皇后謚册已而

入慰士遜乃與同列過樞密使楊崇勲園飲百官立庭
中以俟日中不至為御史所彈罷為左僕射知河南府
復拜吕夷簡為相而崇勲亦罷以使相守河陽他日同
入謝仁宗見士遜班崇勲下即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
平章事改判陳州徙河南吕夷簡罷相仁宗用王隨陳
堯佐為相明年隨堯佐罷復拜士遜門下侍郎兼兵部
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封郢國公元昊叛嫚書
始聞朝廷為之忿然士遜即議絶和問罪時西邊弛備

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為憂既而和事一絶元昊遂入冦西鄙用兵士遜議揀輦官為禁軍於是輦官皆諠訴待漏院士遜上馬將朝而遮道不得進馬駭墮地士遜年老不自安乃七上章請老優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始也仁宗因復名呂夷簡為相士遜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懿仁宗欲臨奠左右言其日庚戌仁宗曰朕以師臣復何避文彦博曰陛下過於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遠矣始

士遜七歳喪母養於其姑姑亡徒跣扶匶仁宗為追封為南安郡君陳堯佐罷叅知政事有挾怨言其欲反者又有誣諫官隂附宗室者士遜言儉言動揺朝廷若一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仁宗悟置告者於法誣諫官事亦寢為相時曹利用憑寵自恣而不能正時誚之為和鼓惡叅知政事程琳多異議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已欲併逐之知開封府鄭戩發琳令府吏馮士元市第事士遜揣知仁宗有不悦之意道輔適至中書謂曰

上顧程公厚令為小人所誣曷見上為明辨之道輔不知士遜賣己也遂言於仁宗仁宗疑以朋黨琳及道輔於是俱被黜士遜又嘗納女口於宮中侍御史楊偕劾其罪且曰此盧杞李林甫之所不為也然士遜為人寛厚亦有過人者一日仁宗語士遜曰人言范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尓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可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仁宗曰竟未之見也然為朕言之者多矣士遜力為辨其不然仁

宗意乃解其後士遜歸老啟國於鄧仲淹適守鄧州士遜還鄉仲淹置酒高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

呂夷簡字坦夫河南人祖龜祥嘗知壽州遂以家焉夷簡大理寺丞蒙亨之子而宰相蒙正之猶子也夷簡擢進士又舉制科嘗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曰令田器有算非所以重本也請除之真宗納其言自是天下農器皆免算時王曾為知制誥一日至中書

見宰相王旦旦謂曾曰君識呂夷簡否曾曰不識也它日復問曾曰嘗訪之士大夫人多稱其才者旦曰此人器識遠大君其善交之異日當與君對秉鈞軸曾曰公何以知之旦曰吾亦不識夷簡但以其奏請得之曾曰奏請何事旦曰如不稅農器是已既而擢提點兩浙刑獄方是時大建宮觀尚方伐材木期會嚴峻至有死者則以其亡命捕繫其子夷簡上疏請緩其程役又方冬水涸民苦於輓運宜須河疏通以卒送之真宗以夷簡

為有憂國愛民之心可其奏除侍御史知雜事寇準知永興軍擿巨奸徙湖南有過闕而上變事者夷簡曰此必有以使之宜勿問益徙之遠方真宗從之改起居舍人擢知制誥西蜀饑出為安撫使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雷允恭擅移皇堂而丁謂庇之命夷簡與魯宗道乘傳按視盡得其迹及允恭盜陵中金寶狀聞允恭誅而罷謂相乃以夷簡為給事中叅知政事自祥符以來崇奉天書設官置使典司其事儀衛物采甚盛夷簡

建議請納天書於陵中而官司儀衛悉罷夷簡處事類如此真宗既祔廟章獻后欲神主復日悉陳其平生服翫夷簡奏曰太后於先帝喪祭之禮曲盡尊奉此雖至誠至孝之道然未足以報先帝惟遠姦邪進忠直推心待下克己抑謙愛惜民財拔擢時彦使邊鄙寧謐人物庶富皇帝德業日茂太后壽樂無憂此乃報先帝之大節也仁宗嘗問輔臣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夷簡曰凡奏獄必出於疑疑則從輕可也仁

宗深以為然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故事輔臣因
郊恩遷官夷簡與同列豫辭之遂著為令天聖七年以
戶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時王
曾為首相與夷簡同列果如王旦之言曾嘗從容與夷
簡具道旦語皆嗟歎以為不可及玉清昭應宮災曾因
是罷相章獻意欲復脩夷簡因請罷之以答天戒拜昭
文館大學士進吏部侍郎監脩國史章懿皇后上仙夷
簡因奏事簾前曰聞夜中有宮嬪亡者章獻即起挽仁

宗入内有頃獨坐謂夷簡曰一宫人死相公何與夷簡曰臣待罪宰相内外事無不當與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子母耶夷簡曰太后它日不欲保全劉氏乎太后不以劉氏為念則臣不敢言若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乃曰宸妃也夷簡曰宸妃之薨當歛以后服實以水銀司天承章獻之意且言歲月葬未利夷簡黙其説乃發哀成服備禮以瘞章獻有旨令鑿内城垣以出神柩夷簡遽求對言其鑿垣非禮宜開西華門以出

章獻使內侍羅崇勲諭夷簡曰向夷簡道豈意卿亦如此也夷簡曰臣為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因正色謂崇勲曰宸妃誕育聖主而送終之禮如此異日治今日之事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崇勲大懼馳以告章獻於是始從其言大內災宮門晨未闢輔臣請對仁宗御拱辰門樓百官拜樓下獨夷簡不拜仁宗遣問其故曰宮庭有變願一見上仁宗為舉簾見之然後拜初章獻后養荆王子於禁中既長矣夷簡請出之章獻欲與仁宗伴

讀夷簡曰皇帝富於春秋非親儒學之臣則恐無以輔導聖德即日命還邸中章獻崩夷簡上疏請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絶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宂費言甚剴切章獻既崩或疑章懿之喪仁宗遣李用和發其塋視之容貌如生使者馳入奏仁宗於章獻神御前焚香泣告曰人言其可信邪先是章懿之塟命晏殊撰志文殊謂后無子至是仁宗親政殊為叅知政事一日内出志文以示夷簡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為侍從安得不

知夷簡曰宮省事祕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可乎仁宗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為遠改守南都夷簡輯睦二宮保全大臣如此明道二年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期以半歲名還是歲復入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脩國史郭后與尚美人楊美人爭寵尚氏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傷仁宗頸仁宗大怒內侍閻文應白仁

宗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夷簡遂欲廢后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乘輿乎夷簡將廢后請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帥臺諫詣閤門請對須臾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即貶出道輔等后遂廢其後仁宗欲立民間女陳氏為后夷簡力止之景祐二年封申國公夷簡嘗建議立州郡學校又因郊禮授宗室子以環衛官建睦親宅增教授員置大宗正以總之

始王曾薦呂夷簡爲相未幾曾罷夷簡爲首相及王曾復相夷簡專决政事曾不能平因對斥夷簡嘗納賂市恩仁宗以問夷簡夷簡請置對曾亦請罷求去遂以曾知鄆州亦除夷簡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復入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慶歷元年拜司空封許國公二年兼判樞密院事改兼樞密使自西鄙用兵劉平死於陳黄德和誣平降賊詔腰斬德和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兵主帥

節制不得專故平失利乞罷監兵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夷簡擇其人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官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詔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許之翌日都知押班叩首乞罷監兵於是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契丹兵壓境范仲淹奏乞城京師以備狄衆是其説唯夷簡以為非曰雖有契丹之敵設備當在河北奈何遽城京師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殆矣乃建議北都因脩

其城池增置守備示親征之意且曰此子囊城郢計也
卒建北京識者韙之契丹遣劉六符等來議和親夷簡
奏曰蕃國求和親漢唐所不免徐議所以荅之者耳無
深憂也仁宗然之及六符至殿上讀書如平日無所問
六符失色咨嗟而出至殿門幄次曰事已濡矣由此有
司與之評議無甚難遂不復求昏而朝廷許增歲幣與
之再和以疾辭位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仁宗憂之乃
翦鬚賜之以療疾夷簡薦范仲淹富弼韓琦文彦博龎

籍梁適曾公亮等可大用因再引退拜司徒固請老以
太尉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靖夷簡
為相方章獻臨朝内外無間言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
多王曾家請篆其墓碑仁宗惨然思夷簡書懷忠碑三
字賜之治平中配享仁宗廟廷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
公著位宰相自有傳
公綽字仲裕少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累遷史館修撰
夷簡薨知制誥拜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秦州召

為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歲餘除翰林侍讀學士龐籍罷相公綽亦出知徐州徙河陽留侍經筵未拜而卒年五十七方夷簡在相位士大夫喜進者頗附之故事多涉干請者

公弼字寶臣以父任為將作監簿累遷至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在部四年蠲宂賦及民負債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饒仁宗知其能擢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初夷簡薨仁宗思之一

日公弼奏事仁宗目送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拜
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徙延州還為羣牧使進樞密直學
士知成都府公弼至人以為少威斷會營卒犯法當杖
不肯受曰寧請劒死公弼再三諭之不從乃曰杖國法
不可不受劒汝所請亦不汝違命杖而後斬之復名為
羣牧使權三司使英宗在藩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為
不善求易之公弼不可至是公弼奏事已英宗曰朕往
在宮中卿不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矣逾月拜樞

密副使神宗即位遷刑部侍郎樞密使公弼上疏以謂人君不可以聖自尊當用晦以接下方今之病在於知人之難而虚文無實尤不可不察陳升之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受徙之淮南公弼謂既使之去土又減其常廪於人情未安且事體甚大未易遽行也神宗以沙門島罪人數多即竄還議立法且欲復行肉刑公弼以為不可上疏曰臣伏見韓絳嘗奏乞用肉刑令日陛下亦以為然絳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

有何不可況堯舜尚用之此徒信古之論不適時變自漢文感一婦人之言罷肉刑而天下歸仁逮今千有餘年一旦暴行之駭四海之觀聽況古雖有肉刑之法在堯舜之世亦未嘗行之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堯舜之世用流以寛五刑也若四凶者止於流則五刑無所施焉臣願陛下上法堯舜下體漢文無取迂儒好古之論陛下病令之犯刑者衆臣願擇守臣宣布恵愛使民各得其所則民不犯上矣令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

臣恐民心一駭而動雖欲全撫之未易安也神宗納之時王安石變更祖宗法度公弼數言宜務安靜又與韓絳議論多不協從孫嘉問小人也竊公弼論事奏草以示安石於是罷為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以疾請知鄭州是時王韶方取洮河神宗恐韶生事欲使公弼帥秦鳳拜宣徽南院使判秦州疾作乞還道除河陽未至更拜西太一宮使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惠穆

公孺字稚卿以父任為奉禮郎稍遷判吏部南曹仁宗見其占對詳雅以為可用累官右諫議大夫為陜西都轉運使時朝廷已復綏州遣使議守與棄久不決以公孺往鄜延與郭逵議定公孺至則與逵請存綏州且具三年儲偫久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元祐初為祕書監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擢户部尚書請老提舉醴泉觀以卒公孺清儉不妄言笑與人寡合云

臣稱曰宰相之位必得人而後可以持其權蓋位者君

子行道之具而權者因以為利用也得其位用其權而道於是乎可行夷簡相仁宗策功立名有益於世方其并治喪之禮則其見遠矣消監兵之策則其意深矣請建都之議則其謀偉矣斯善持宰相之權者與噫夷簡誠有絕人之才故能達權而應變然其功最大者乃在於處仁宗母子之際使人無可乘之隙消患於未萌制治於未亂朝廷以之安靜公卿士大夫亦賴以無禍此其所以有後也哉

東都事略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五十三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　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貢生臣王嘉稷

東都事略卷五十六

宋 王稱 撰

列傳三十九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人也少孤苦學以文謁戚綸綸器異之舉進士為定遠尉又為海鹽令䟽治東南舊港口道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他職者所言以為殿最宗道與劉燁同選自通判河陽擢為右正言諫章由閤門始得進而

罕賜對宗道請得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自是為故事因言守宰與民至近而未有區别能否豈朝廷所以為民之意令除一知州補一縣令雖有庸暗有司無敢擯斥舉天下親民之官黷貨害政什常二三介然自守孜孜政事什無一二欲裕民美化可冀乎昔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令命知州通判知縣雖未暇親見宜令中書試以言而察其應對設以事而問其施為才與不才得以進退之縣令其命銓曹倣此施行庶

幾得良守宰助宣聖化真宗嘉納之仁宗為皇太子除右諭德時天書降乾祐山中宗道上疏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仁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有書哉臣恐姦臣肆謀誕妄以惑聖聽也踰年遷左諭德真宗一日遣中使召之至其家俟之久方從酒家還使者曰即上訝來遲其將何詞以對宗道曰第實言之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

使者具如宗道之言真宗問宗道何故私至酒家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乏杯盤故就酒家觴之也真宗善其無隱自是有大用之意以直龍圖閣奉使契丹仁宗即位章獻明肅皇后同聽政除宗道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頗患銓格繁密而曲為銓吏之姦弊至是多釐革之凡科條闕次悉揭示廡下人以為便雷允恭擅移山陵詔宗道與呂夷簡按視還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禮部侍郎章獻問宗道

唐武后何如主對曰武后幾危社稷唐之罪人也章獻默然時有上書請立章獻七廟者章獻以問輔臣宗道力以為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章獻與仁宗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前行宗道曰婦人有三從之義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沒從子章獻乃從後行宗道在政府裁抑僥倖不肯以名器私人時樞密使曹利用有所憑恃肆為驕横宗道屢折之凡貴戚近習莫不斂迹天聖七年薨於位贈兵部尚書謚曰肅簡

薛奎字伯藝絳州正平人也父化光善命術奎生知其必致公輔舉進士為隰州推官徙儀州是時靈武用兵州郡皆發兵夫調軍食奎部至鹽州下虎砦會久雨粟多腐因謂轉運使盧之翰曰令粟不可食願令民還州償所食之翰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連年人罷轉餉今幸軍食有餘安用此以徒困百姓哉之翰意解聽民還所在感悅既久悉奏除之知莆田縣又知長水縣徙知興州向敏中薦其才為殿中侍御史出為陜西轉運使

坐失舉免起通判陜州天禧元年河北蝗命奎安撫改淮南轉運副使遷江淮發運使疏真揚漕河廢三堰舟楫便之歲以八百萬而食京師擢三司副使坐與三司使爭事改直昭文館知延州仁宗即位擢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以嚴為治肅清京師拜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數事仁宗深嘉納嘗館伴契丹使蕭從順從順言漢使至契丹皆見太后今請入見奎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臣子亦未嘗見也乃不

敢請或譏奎漏禁中語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又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元節與僚吏夜會佛廟有戍卒殺人於市市人皆走奎密遣捕之而坐客莫有知者為政明決蜀人以張詠比之召為龍圖閣學士三司使未幾拜參知政事遷給事中仁宗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嘗見有始而無終者奎曰保終始者豈獨臣下如唐開元勵精為治而天下晏然及其既久放意荒侈以至大亂此不可不監也仁宗深納之時邊吏言契丹將

大入邊輔臣俱言擇將備邊之策奎獨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仁宗顧奎曰果如公言奎與王晦叔俱嘗守蜀而皆有名至是同為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晦叔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奎曰臣在蜀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明道二年章獻謁太廟欲被天子黻冕臣下依違不決奎不可且曰太后必欲被黻冕見祖宗不知

作男子拜邪女子拜邪乃止及章獻崩仁宗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必有所屬何也奎遽曰其在儆冕也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仁宗大悟卒以后服斂因言內侍羅崇勳輩久用事於中不斥之恐偕以為亂崇勳等卒被逐是時大臣皆罷獨留奎且倚以為相而苦喘疾數辭位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都省卒年六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曰簡肅奎持身端重不茍合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勤

心萬務而簡乎燕幸令天下誠無事而飲樂無度又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為朝廷重真宗善其言及輔仁宗謀議無所避尤善知人范仲淹龎籍明鎬在下位時奎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王曙字晦叔河南人也隋文中子弟績之後名同英宗御諱故以字稱舉進士為鞏縣簿又舉賢良方正入等授著作郎知定海縣通判陳州與脩冊府元龜以工部員外郎充龍圖閣待制改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部

吏受賕失舉劾罷知壽州改淮南轉運使知開封府加
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為政嚴平而不可犯人以比張詠
為之謡曰蜀守之良前張後王惠我赤子而無流亡何
以報之俾壽而昌召為給事中太子賓客寇準被罪晦
叔即其壻也落職知汝州責郢州團練副使天聖四年
復給事中知永興軍召入為御史中丞屬玉清昭應宮
災守衛者皆繫御史獄章獻后臨政謂晦叔曰此人火
非天災必戮守衛者晦叔上疏謂玉清之興不合經義

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説蠹耗財用無紀令天災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不當復建仁宗及章獻悟薄前守衛者罷於是脩宮議亦寢七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明道二年以疾免除資政殿學士知陝州遷吏部侍郎徙河陽河南府召入為樞密使景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薨於位年七十二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文康晦叔方嚴簡重有大臣體以時尚奢侈躬自節儉食無兼味廐唯瘦馬天下推其賢焉子益柔

益柔字勝之少力學爲光禄寺丞尹洙見其文曰贍而不流制而不窘未可量也爲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元昊叛上備邉邀將之策杜衍使河東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饟無法非易帥臣與轉運使則邉鄙不寧因條其可任者與衍意合衍薦於朝除集賢校理蘇舜欽以祠神會客事除名會者悉逐而言者又謂益柔作傲歌坐奪職監復州酒稅久之爲開封府推官改三司鹽鐵判官熙寧初因轉對言置相不可不審賢才必兼優乃可

用如不得已寧先賢後文詔三司判官各陳所知益桑

獻崇儉制田均稅三策歷知制誥兼直學士院遷龍圖

閣直學士除祕書監出知蔡揚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

七十二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祖綰為膠水令凡九年

而卒子孫因家焉齊少孤好學李廸見其文謂有大志

舉進士冠甲科真宗觀齊舉止端雅顧輔臣寇準曰得

人矣特詔金吾給騶從狀頭給騶從自齊始也除將作

監丞通判兖州徙濰州除直集賢院遷右正言仁宗即位改右司諫同脩起居注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錢惟演請曲賜軍士特支齊言天子新即位維演連姻太后不宜私請一州以售巳恵揺撼衆心遂不許改三司户部副使使契丹還知制誥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章獻后出金繒脩景徳寺命齊為記内侍羅崇勲主營寺事使人陰謂齊曰趣為記當叅知政事矣齊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故遲之崇勲怒讒於章獻遂以龍圖閣直學

士知河南府改密州章獻諭宰相取所擬記始上之徙
知應天府除御史中丞章獻遺語以揚太妃為太后同
議軍國事閤門趣班賀齊毅然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
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
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可班太妃卒不與政止稱太后
於宮中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擢三司使拜樞密副使交
趾虐其部人有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亦以為
叛人不可納齊曰彼去暴而歸有德宜納之給荊湖閒

田使自營若遣去必不復還本部若散山谷當為後患不從後數年果為亂惟演諂附丁謂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輒不列寇準於其間而碑刻云逆準不書齊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令姦黨厚誣仁宗遂令磨去仁宗欲立陳氏女為皇后齊力爭罷之遷禮部侍郎叅知政事邊臣言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境上輔臣議備邊計齊以謂契丹必不敢渝約既而邊奏果無警與宰相呂夷簡論事不合罷為戶部侍

郎久之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謚曰忠肅改曰文忠齊
精學博聞寛大沈默善知人如龎籍叚少連等皆所薦
也有子早卒以從子延慶為嗣其後有子曰延嗣
延慶字仲遠初補太常寺丞祝復舉進士累遷京東陜
西路提點刑獄神宗即位為同脩起居注擢天章閣待
制秦鳳路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初王韶進兵河
州賊徼其歸路延慶亟以兵赴救賊解韶全師而還韶
既得河岷入奏延慶攝帥事會上元張燈西賊乘間伏

兵北闕下遣使僞來請内屬謀舉火為内應延慶覘知斬首以徇北邊伏兵惶駭宵遁知成都府移帥涇原初茂州舊無城惟植鹿角利築城既而蠻酋訴稱城基我地乞罷築不許蠻遂叛延慶坐區處失宜降天章閣待制嘗得安南九軍法讀之謂諸將曰漢蕃兵馬未整幸令無事可依此團結以備調發乃以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為九將合百隊分四部為左右前後而隊有駐戰拓戰之别步騎䇿㭧每將皆同又以蕃兵人馬為别隊各

隨所近分隷諸將諸將之數不及正兵之半所以制之也處老弱於城砦使漢蕃不相雜所以防其變也書成上之會鄜延亦分畫兵將延慶條上鄜延所奏未便者神宗是之召還知開封府旋除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移洪州復龍圖閣待制帥髙陽閱歲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定武哲宗即位除工部侍郎改吏部以卒延慶有學問平居簡默遇事能别白是非所至有惠政初齊既得子延慶自陳歸宗籍所有付之無一毫私焉

臣稱曰烏虖天祚明德鎮撫其社稷則有剛毅不回之士立乎其朝且山有猛獸木無斧斤之害水有蛟龍魚無網罟之厄國家有剛毅之士則姦邪無睥睨之心威見於外也宗道沮立廟之請奎爭服冕之議晦叔寢脩宮之役齊却臨朝之議陳善閉邪有大臣節眞可謂剛毅不回之士也哉

東都事略卷五十四　　宋　王稱　撰

列傳三十七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也其父承皓太宗時上平晉策補右侍禁後與契丹戰沒於河朔竦以死事恩授丹陽簿上書乞應制舉其略曰邊障多故羽書旁午而先臣承皓殞身行陳陛下録臣孤幼任之州縣唯陛下辨而明之陛下以枕石漱流為達則臣世居市井陛下以

金牓丹桂為材則臣未忝科第陛下以鳩杖鮐背為德則臣始踰弱冠陛下以荷戈控弦為勇則臣生不綿歷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條問急政對揚紫宸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並馳而較其先後矣真宗頗嘉之既中制舉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名入為直集賢院遷右正言真宗幸亳州為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封慶國公宰相王旦薦竦才遂命教慶國公書未幾同脩起居注是時叅知政事丁謂請釃金水河作后土祠三司使

林特欲治玉清昭應宫複道發運使李溥欲致海上巨石為三神山於會靈觀池中君臣爭言符瑞竦獨抗䟽以為不可其事遂寢及大臣領玉清昭應宫使以竦為判官竦由是附會神怪僥倖進取遂遷知制誥初竦與妻楊氏不睦楊氏訟其過左遷知黄州徙鄧州又徙襄州歲饑發公廩募富人出粟嘗全活數萬人徙夀州歷安洪二州洪俗信巫有疾輒屏去親屬飲食衣藥悉聽於神死者甚衆竦索部中得巫一千九百餘家毁其淫

祠以聞朝廷詔江淮以南皆嚴禁絶天聖三年丁母憂是時章獻明肅皇后聽政宰相王欽若素與竦厚善乃徴服至京師圖進取欽若主之遂起復知制誥奉使契丹竦辭不行其表有父没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等語當時謂其四六為精絶明年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又兼龍圖閣學士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遷叅知政事與宰相吕夷簡不協改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丞章獻崩罷為禮

部尚書知潁州徙青州又徙應天府後二年以戶部尚書入為三司使元昊叛拜泰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鎮忠武知涇州明年為陜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判永興軍進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共事多不合徙鄧州仁宗遣使問攻討元昊之策疏言太宗時李繼遷擾邊命李繼隆等五路出討卒無功而還真宗時唯戒邊吏嚴斥堠以備之令元昊略有河外之地貨易華夷其勢非特繼遷比也雖然其欲僭竊名號者不過要市朝廷爾天

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臣未見其可也願下令諸將敵即入境毋得與戰彼既絶中原賜予又喪其縁邊和市可坐待其斃也時議者多不以為然於是從判河中府慶歴二年徙蔡州召拜樞密使諫官御史皆言竦姦邪在陜西怯於用兵令用之則邊將之志惰矣凡十八疏遂罷言者不已以吏部尚書知亳州明年加資政殿大學士又明年復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

年名以為相制下而言者又言竦嘗與宰相陳執中不
協不可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未幾親事官夜入
禁中將為亂皇城司皆坐譴逐內侍楊懷敏領入內都
知如故言者又以竦結懷敏而曲庇之是日京師無雲
而震者五仁宗名翰林學士張方平謂曰夏竦姦邪以
致天變如此宜草制出之遂罷知河南府皇祐元年加
侍中移鎮武寧改封鄭國公明年以疾求歸卒於京師
年六十七贈太師中書令賜謚曰文正考功以竦行不

應謚改曰文莊疎少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歷之書無所不通善為文章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所至立保伍之法盜賊不發閭里怗然性素貪多商販部中喜離間僚屬以鉤致其事雖待家人亦不以誠故時以姦邪目之子安期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范雍字伯純世居河東其曾祖仁恕從孟氏入蜀為相祖龜從昶歸朝為左屯衛將軍父德隆為供奉官壄河陽因家焉以舉進士為洛陽簿天禧中為京東河北轉

運使時兩河宿兵大賈轉粟而下獲利甚厚雍移他郡緡錢市糴於德棣間運以餉邊頗減横費徙京西路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擢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召還又以為安撫使除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直學士天聖六年拜樞密副使王清昭應宫災章獻皇后有再葺之意雍言先朝竭天下之力而作之令火出非意豈非天之譴乎如又將葺之民不堪命矣章獻悟乃止章獻崩罷為戶部侍郎知陝州既至又改永興軍徙

河陽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遷吏部侍郎元昊叛拜鎮武軍節度使知延州一日元昊驅衆十萬至城下雍令石元孫出戰又召劉平來援通判計用章固執以衆寡不敵無輕舉雍不從二將既戰歿雍左遷户部侍郎知安州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拜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遷左丞加大學士雍在永興全城浚池言者以為驚擾詔止其役雍匿詔而趣成之明年葛懐敏敗於定州邠岐之間皆恐惟永興人心怙然復知河南遷禮部尚

書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忠獻初雍在延州辟計用章為通判用章臨邛人也以進士起家稍遷至祕書丞既從雍辟嘗請脩城壘備器械乞朝廷加兵選將以圖討賊若不以為意恐朝廷之憂關輔之禍非年歲可弭雍不以為然及元昊以兵圍城二將陷陳都監黄德和奔還雍召用章問以策用章曰用章屢獻言矣而公不用令惟有一死以報國爾然城中老幼無辜皆公陷之至此若令同為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

怒拂衣而起至晚又召用章問計用章曰惟有死爾尚何言會其夜雪大作賊遂退雍掞用章陷百姓之言而誣以罪用章遂竄雷州其後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雪於朝田況亦以為言起監隨州酒明年復故官用章後知龔州終都官員外郎雍子宗傑至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孫子奇紹聖間為吏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子奇之子坦政和中為戶部侍郎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也舉服勤詞學科中選授

泰寧軍節度推官召試除直集賢院仁宗即位為三司
户部判官契丹使來以琳為接伴使言皇太后當遣使
通書北朝琳以為禮不可通問拒止之使者屈時修真
宗實録而起居注闕命琳追脩書成遂脩起居注知制
誥天聖五年琳館伴契丹使蕭蘊杜防蘊出坐圖謂琳
曰中國使至契丹坐位高契丹使至中國坐位下請升
之琳曰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改也防曰大國之卿可
乎琳曰南北兩朝安有大小防不能對仁宗令與宰相

議或曰此特細事尔將許之琳以謂許其小必啟其大力爭之乃已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元張燈先戒火備曰有火即救之勿以白已而果有火吏如琳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燕人無知者有告振武軍變者監軍以白琳琳曰軍中動息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者可使告者來而告者卒不至蜀人歲為社以祀灌口神琳曰往時不誅李順故大亂乃捕為首者戮之或以琳殺人以為蜀人恐且亂矣仁

宗遣使視之使者還言蜀無事名知開封府禁中火下
府使治之琳曰此天災也不可以罪人仁宗為緩其獄
卒無死者遷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為翰林侍
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期年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
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琳曰合而沒其名一
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累遷吏
部侍郎景祐四年拜叅知政事時元昊叛猶遣使入朝
議者欲誅其使琳曰古者兵交使在兵間不可其後使

益驕議者又以為言琳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既驕
誅之宜矣又何患耶議者又欲重賄唃嘶囉使討元昊
因以其地與之琳曰使唃氏有其地是去一元昊得一
元昊也曷若用間使二羌不相合豈不為中國之利乎
寶元二年鄭戩知開封府發琳使府吏馮士元抑孀婦
市第及買女奴責光禄卿知潁州已而徙青州又徙大
名府復尚書左丞為資政殿學士時建北京内侍皇甫
繼明典營造宫室欲侈大其制琳以為方事備邊又困

民以土木不可繼明數有論奏仁宗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琳遂罷繼明遷工部尚書加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拜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明年拜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元昊死諒祚立尚幼三大將分治其國或請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於夷狄不如因而撫之議者以為失機會皇祐元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大名府琳持重不撓前後守魏十年魏人愛之改鎮武勝又徙鎮安卒於鎮

年六十九贈中書令謚曰文簡琳為人嚴深長於政事平時議論不少下人至朋僚故舊飲酒笑歌不復有勢位之間然性嗇於財而厚自奉當章獻聽政時琳嘗獻武后臨朝圖及章獻崩仁宗在邇英謂侍臣曰琳心行不佳而琳竟大用云

臣稱曰以天下為度者不以我之私而藏怨焉昔漢文既立脩代來功而謂朱虛侯初謀立齊王故詘其功夫名寛大長者莫如漢文也猶不忘朱虛之怨况其他乎

當仁宗之初章獻在御而琳乃以武后臨朝圖爲獻尊崇母后以求容悦及仁宗親政非特無怨而竟用琳出入將相幾二十年非仁宗之盛德亦豈能容之世稱仁宗可比漢文此則過之矣

姜遵字從式淄州人也舉進士爲蓬萊尉嘗知廬陵縣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遵與知吉州髙惠連有隙惠連言遵前在廬陵受賄請逮治詰遵往對卒無狀猶降通判延州入爲侍御史青州大姓麻氏其富冠四

方契丹之寇澶淵也兵至臨淄麻氏率莊人千餘據堡自保鄉里賴之全濟者甚衆敵退麻氏斂器械盡輸官留什二三以衛其家家既富饒宗族横於齊麻士瑶有孫姪懦弱士瑶恐其分財幽餓而死遵發其事因索其家獲兵器及玉小印乃奏麻氏大富縱横臨淄齊人懼伏私蓄禁兵刻玉寶將圖不軌詔按實誅之麻氏遂衰而遵由是以擊搏知名知邢州徙滑州為京西轉運使復入為侍御史知雜事踰年為三司副使以右諫議大

夫知永興軍章獻皇后嘗營建浮圖遵毀漢唐以來碑碣代磚甓躬督成之因獲進用天聖七年召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年六十八贈吏部侍郎遵為吏尚嚴故所莅必震肅云

趙稹字表微宣州宣城人也舉進士為安定軍判官稍遷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益州路轉運使稹至部事無大小悉心咨訪有平允之稱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改鹽鐵副使拜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坐市錦寬縱落職知

同州徙鳳翔京兆復為集賢院學士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累遷刑部侍郎章獻后臨朝既久劉美有婢出入禁中稹厚結之天聖八年遂為樞密副使明道二年罷為尚書左丞知河中府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曰僖質

東都事略卷五十四

東都事略卷五十五

宋　王稱　撰

列傳三十八

李諮字仲詢臨江軍新喻人也諮幼而父出其母日夕泣涕求母還乃至絶葷茹鄉里稱其孝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舒州遷直集賢院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仁宗即位知開封府權三司使建言天下賦入有常而用度日益滋願一切裁抑之詔校一歳經費減冗長者什

之三又以商人入粟邊郡算茶與犀象為虛實三估坐耗官帑請以實錢參紐初商人有厚利而謗㷀其姦蠹一旦革之怨謗滋起而議者是非不一詔請郡遂除樞密直學士知洪州坐變茶法奪職徙知杭州復以舊職知永興軍衣冠子有恃蔭犯法者悉杖之境内肅然徙知江寧府久之復為三司使累官至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又二年加户部侍郎為知樞密院事是時搉茶之法浸壞乃詔諮與蔡齊更議之諮以前變法獲罪固辭

不許於是復用諮所變法而官無濫費諮性明達周知世務處劇若閑暇在樞府抑僥倖號為稱職三班使臣舊七年磨勘李廸為相奏減二年諮請自詔下經七年磨勘後方用新制事雖均頗為衆怨卒於位年五十五贈右僕射謚曰憲成

盛度字公量杭州餘杭人也舉進士稍遷至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契丹犯邊數上䟽論邊事奉使陝西叅質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為開封府推官坐決獄失

實謫監洪州稅起為三司鹽鐵判官遷知制誥嘗奏事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内出絹命工别繪庋因言前已圖漢所置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比復究尋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形勢備禦亦至矣唐始置節度使後又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兵甲之利而不能禦豈不惜哉乃復繪其山川道路區聚壁壘為河西隴右圖以獻

為翰林學士史館脩撰會冠準罷度以嘗交結周懷政
出知光州丁謂用事復貶和州團練副使天聖初起知
筠州徙虔州又知徐蘇揚三州加集賢院學士初度嘗
上言請復賢良方正科密詔撰策題馳驛以聞又請建
四科以取士且言經術之士若典刑備舉則政教流行
請設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堯試臣以事不直以言語
筆札求之審官期於適用請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令戎警未除調邉勞戍必資良帥以集事功請設軍謀

宏遠堪任將帥科獄市之繁民命所繫若推按失實則枉情傷生請設曉法律能按章覆科後亦取其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並行復為翰林學士史館脩撰兼龍圖閣學士明道中詔度與御史中丞王隨及三司詳定在京并外三十一州軍禁解鹽地分聽商旅入錢算鹽度言通商有五利遂施行之尋授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王曾吕夷簡為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

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至是曾夷簡求退一日仁宗問度曰王曾吕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此問曾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者俱罷政而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强取其隣所債官舍為鄭戩所發罷為尚書右丞知揚州徙蔡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以太子少傅致

仕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文肅度好學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真宗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曽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通典文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集中書制集銀臺集翰林制集天禧三年郊恩赦文許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與度時官兵部郎中因請進封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度多猜險僚吏皆畏其傾不敢妄語言肌體豐大艱於起拜有拜之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王皞字摠之趙州臨城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人及長狀貌奇偉館於王化基之門宋湜見而妻之以女宋氏親族或侮易之化基曰後三十年皞富貴矣舉進士為婺州觀察推官代還真宗見而異之特轉著作佐郎稍遷至三司鹽鐵副使章獻臨朝龍圖閣待制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售京師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季良挾章獻姻家有司莫敢忤其意者皞曰與民競利非國體也執不可遂罷之後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戍卒有夜焚營脇軍校為亂者畯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戮之及明人皆不知也其為政有大體不為苛察蜀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寶元元年除叅知政事明年遷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又明年以西師不利議刺鄉兵久而不能決遂出知河南府始曹瑋在定武謂畯曰公不十年必揔樞柄當是時西邊有警公宜善備之畯曰若如君言何以教我瑋曰頃

趙德明嘗以馬博易於中國怒其人息微欲殺之德明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以馬資鄰國已失計矣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乎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異日德明死此子為邊患必矣計其時正當公揔樞柄之日公宜勉之畯殊未以為然也至是元昊叛畯竟以處置失宜罷去畯在河南每對僚吏歎瑋之明識畯卒年六十四贈戶部尚書謚曰忠穆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也年十六善屬文應舉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投試卷塲屋中謂之王回文召試舍人院除安豐簿遷殿中侍御史詔博文按朱能乾祐天書連逮者衆博文為治首惡脅從者皆得減死論為開封府判官丁母憂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氏再適韓氏及博文在朝謂母子無絶法遂請得以恩封之又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祭也令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入為三司户部判官累

遷龍圖閣待制權三司使與内侍羅崇勲鞫曹汭獄於真定府博文知章獻怒曹利用及汭誅議者或謂博文文致之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沿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予之錦袍銀帶茶綵間有自歸而為蕃部所得亦不能免坐法皆斬博文遣習事者持信紙窓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免死者衆景祐元年除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久之知真定府遷給事中歲餘召為三

司使拜同知樞密院事凡三十六日而卒年六十六子

疇

疇字秉彞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為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舉疇為之屬時有宦官在職疇辭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之然耻以朝士大夫而為閹人指使也遂不就賈昌朝舉疇編脩唐書慶歴中仁宗獵近郊疇言十事以諫召試直祕閣至和中為開封府推官又為判官宦者李允良疑人毒死其

叔父訴請發棺驗視疇獨曰驗而無實是無故暴人尸此安知非久良有姦既而窮治果引伏與叔家有怨為三司度支判官脩起居注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英宗疾既稍愈未出疇請以時御朝又請朝謁祠廟會大臣亦請英宗從之自是遂聽政遷翰林學士居數月拜禮部侍郎樞密副使於是知制誥錢公輔言疇資淺望輕在臺素餐不可以大用英宗既用疇而黜公輔疇在位五十五日而卒年五十九贈兵

部尚書謚曰忠簡

張觀字思正絳州人也中服勤詞學科擢為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解州吏坐贓以失舉責監河中府税頃之通判果州改祕書郎擢右正言直史館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改右司諫知制誥出知杭州代還知開封府觀為人寛厚長者然於吏事非所長有犯夜者觀乃問有人見否犯夜者曰固無人見也人傳以為笑景祐初為翰林學士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觀舉文彥博為

御史時以為得人寶元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後二年罷知相州除資政殿學士徙澶州京東路舊止通安邑鹽而瀕海禁私煮觀知鄆州請弛其禁歲免縣配者不可勝計久之復為御史中丞以父居業年高請便郡進觀文殿學士知許州遷尚書左丞觀性至孝初為祕書郎而父方為幕職官觀以官回授其父朝廷從其請居業官至太府卿觀在許以憂去官哀毁過甚既練而卒年六十六贈吏部尚書謚曰文孝觀平生未嘗草書因

自為詩曰保心如止水為行見真書仁宗嘗飛白清字賜之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也舉進士為奉禮郎僉書宣德軍節度判官名試為集賢校理直史館同脩起居注知制誥訓詞深雅時謂常楊不逮也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府吏馮士元素奉權貴戩發其姦利事流之於海島於是叅知政事程琳知樞密院盛度皆坐黜康定元年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改副

使是時陜西用兵戩請廵邊以圖破羌之策大臣忌之

明年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浚治西湖民賴其利徙鄆

州又徙永興軍未幾為陜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廵邊至

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高會元昊方擁兵

近塞會暮塵起有報賊騎至戩曰此必諸將按邊回尔

非賊騎也已而果然元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

朝廷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其欽畏如此及疆事少寧

還知永興軍初劉滬建議築水洛城以通秦渭援兵戩

因令滬與董士廉督其役會戩罷四路而宣撫使韓琦
知渭州尹洙皆以為地在生羌間恐城未就而冦至因
令罷役滬等不聽乃械送德順軍制獄戩力爭於朝卒
城之進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時契丹與元昊交兵仁
宗遣使問戩戩對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乃益修邊備
以防戎人侵軼遷吏部侍郎拜宣徽北院使奉國軍節
度使卒年六十三贈太尉謚曰文肅戩初以文章有聲
場屋間性强毅明峻意所欲必行之衣冠子有豪縱犯

法者必法外黥配餘皆惕息云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也後唐宰相圜四世孫舉進士為安肅軍判官因上言河北利害且謂敵必大入請飭邊備未幾果有澶淵之役真宗奇之擢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擢三司鹽鐵判官坐與徐奭試開封進士而奭潛發封卷視之責監鄂州稅務徙知宿鄧建三州梓州路轉運使召還為戶部判官遷江淮發運使入為三司鹽鐵副使出知真定府有議欲省兵河北者布言今西北二

虜包藏禍心以窺伺中國未可以弛備改知天雄軍遷集賢院學士知許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復知真定府慶歷元年召拜樞密副使明年罷知河陽以太子少保致仕再遷太子少師始布歸休洛中作五知堂以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謚曰恭惠布性純約方輔政時其子遜嘗上書歷詆大臣亦以其父為不才御史魚周詢因疏布曰不才之迹其子具知然議者以遜詆父為不孝而周詢又引其語

以逐布為不知體云

東都事略卷五十五